



(CFP图)

古人说,春分三候:一候玄鸟至……燕子从远方归来,跨越山海,赴一场与旧家的约定。

清早,我去古井提水,路过福贵叔家时,他的孙女又站在门口,对着莲花山唱歌,声音细细的、软软的。唱的是那首老歌:“小燕子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。我问燕子为啥来?燕子说,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

我站着,静静地听,声音穿过爬满炮仗花的矮墙,穿过老榕树垂落的长须,慢慢地飘远。我忽然想起什么,匆匆回家,走到厅堂。果然有燕子在。两只,正绕着旧年的巢飞来飞去,翅膀一张一合,尾巴一岔,像一把小剪刀,剪开一屋的春光。歌里唱它们“穿花衣”,可眼前的燕

玄鸟归

□吴奋勇

子,明明是一身黑衫,配着雪白的肚腹。村里人说,这叫“水”。一个字,把好看说得活色生香。再细细一想,蓝天作底,白云为伴,它们飞在其间,可不就是穿了一件天底下最灵动的花衣裳?

那巢,还是去年的。冬日里我抬头看过,空落落的,像一座被遗忘的老屋。如今燕子回来了,绕着它飞几圈,又静静停在屋脊上,叽叽喳喳地叫,像是在轻声说:“我回来了!”

老人们常说,燕子最是念旧。去年飞走,今年一定会回来。不管千山万水,总把那条漫长的回家路,记在心底。

我忽然想起小时候。老屋厅堂的中梁下,插着一根木条,木条上有一个泥巢,是燕子的专属房子。每到春分前后,祖母便会指着天空,轻声说:“燕子回来了。”她再三叮嘱我们,不许用竹竿去碰,不许大声

惊扰。她说:“燕子来,家里才有福气。惊着它们,来年就不肯再回来了。”

我们便都学会了,远远地观望,好奇地观察,懵懵懂懂地想着。看它们衔泥,进进出出,一趟又一趟,从田野衔来湿软的泥土,一点点抹在巢沿。看它们叨杂草、嚼羽毛,把旧巢修补得工工整整,暖暖和和。再过些日子,便能看见小小的雏燕,探出毛茸茸的脑袋,黄黄的嘴张得圆圆的,等着喂食。

那时候,不懂什么叫“玄鸟至”,只晓得,春分一到,燕子必来。燕子一来,山坡上的花开了,红的是桃花,白的是梨花,黄的是油菜花,五彩缤纷,热闹热闹。我们奔向乡野,在鸟鸣中,玩着“山花插满头”。春天,真切地落在我们身边。

远处的茶山一层层绿了,风里带着淡淡的花香,田野里处处是春耕的忙碌,燕子年年归来,怕不只是因为风景美吧。它

们心里,装着一个旧巢,一方熟悉的屋檐,一条刻在骨血里的归途。所以穿云过雨,千里万里,也要飞回来。

人,又何尝不是如此。这些年,我走过不少地方,也见过不少别处的春天,可心里最想念的,依旧是闽南老家这一方和燕子同居的院子,还有院子外,满村的春色。

燕子在,家就在。燕归巢,人归心。这大概是春天里最安稳的心事。

傍晚,夕阳斜斜照过来,把燕巢染成一片温暖的金黄。那两只燕子也回来了,静静蹲在巢边,叽叽喳喳,像是在说着一天的见闻。

村道那头,一群孩子的歌声又轻轻飘来: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

我们每个人心里,有一个旧巢,等着春天来敲门。只要还记得回家的路,春天就永远在,叶绿、花开、景明!



云卷云舒,是天地教给我们的最从容的活法。



种花生

□王剑锋

难得的双休日,我们一行人在母亲的带领下,赶赴一场春天的约会——种花生。要是错过了,就得再等一年。

有的扛犁,有的挑肥,有的背花生种子,有的拿锄头,反正谁也没空手,一行人浩浩荡荡出发。

整片田野里,早起的人们早已忙活开。耳畔传来吆喝拉犁老黄牛的声音,孩子在田里边劳作边嬉笑的声音,还有不远处手扶拖拉机翻地起垄的轰鸣声,这是一曲春天的交响曲。

到了田头,劳动开始了。母亲用一把简易的犁将地翻松。这犁只要前面有人拉,不用牛也能起出一垄一垄的地,可人力毕竟不如牛力,没法深耕。这种活我体验过,很辛苦,需要不少体力,若是没被春雨滋润过的田地,根本拉不动。

因为地不多,我家许久不用牛了,近乎纯粹的人力耕作,和传统刀耕火种相去不远。

刚翻过的地软绵绵的,踩上去很舒服,像踩着厚厚的地毯,会陷进深深的脚窝。

“古人还知道用牛拉呢!”读小学四年级的小侄女嘟囔了一句。

我的母亲笑着说:“把放花生种子这最轻的活给你,别活还没干就先喊累。春天的土地再软,也没你娇气吧?”

我瞄了一眼小侄女,她不敢吱声了。

在松软的地垄上,妻子用木制的压子戳出一个浅浅的小坑。因为压子间距固定,坑穴显得整齐有序。可要把种子准确放进小坑里,必须弯腰才行。不一会儿,小侄女又揉着腰喊:“哎呀,我的腰快酸死了,奶奶,这活我干不了。”

她这一声叹息,把一大家子都逗乐了。“小小孩童,倒学大人模样,小屁孩也会腰酸?”我的母亲回道:“要不我们换换,我放种子,你来拉犁?”小侄女咧咧嘴,又说:“奶奶,我要发明一个机器人,替我们种花生。”

“所以要认真学习,学好科技知识,发明创造出先进的农具来帮忙。但眼下得赶紧把花生种完,不然太阳一升高,又得背个风扇来了。”母亲一边回应,手上一边没耽误,又犁出一大片地。

我在一旁稍加平整,妻子再用点压子,在平整好的垄面上戳出浅浅的坑。侄女一边把花生种子放进坑里,一边用脚踩实,垄面上留下一双双“八”字形的小脚印,好看极了。

整块地种完后,母亲再在上面覆一层薄土,最后撒上一层草木灰。她说:“草木灰能改良土壤环境,提高花生出芽率,对后期的品质和产量也有很大帮助。”

我只拉了趟犁,巨大的汗珠就从额头渗出来,顺着脸颊往下淌。

兀地,不远处的山岗上,几只黄鹂在枝丫间叽叽喳喳地叫。山谷起风了,柔柔的,轻轻拂过脸颊,格外凉爽。

故乡独有的气息,令我陶醉。无论走多远,只要回到这片土地,跟着家人种下一季希望,心就安稳了。

人生亦如这梨花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不必执着于纷争喧嚣,守一份内心的纯净,怀一份与世无争的豁达,珍惜所拥有的一切,便是最好的。

风继续吹,花继续落。在梨雪春风里,将烦恼轻放,把心事释然,让这份纯粹与美好,伴着梨花清香,融进往后的每一段岁月——从容且温暖,清澈且坚定。

人生亦如这梨花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不必执着于纷争喧嚣,守一份内心的纯净,怀一份与世无争的豁达,珍惜所拥有的一切,便是最好的。



春天手札

□张泽雄

河水在人工河底将一页薄纸反复折叠、涂抹此刻,我才看清水与光的打算枯在河岸上的芦竹、风车草和美人蕉,似在传递流水的暗语园中植被集体回心转意,已经听到了行人零星的脚步声,柳梢之上按捺不住的冲动,带着风的转速正与河水交换神色。小河水匆匆漫过脚窝,它不会在拐弯的地方搁置几只白鹭蹲在水边垂钓顺势抬高水面,泛着波光不像是赞美,也不像是救赎春天已替自己写下手札,它不会被流水一笔勾销



(CFP图)

对于我山乡老家那群叔公婶婆而言,开春最鲜美的滋味,就藏在肥嫩鲜美的鲜笋里。寒意尚未散尽,人们便盼着新笋开挖、剥壳、烹煮、上桌,让一个崭新的时节,伴着缕缕笋香,鲜灵地漫开,直愣愣闯入五脏六腑。

古书中《尔雅·释草》有言:“笋,竹萌。”作为竹子初生的嫩芽,鲜笋对时节流转最为敏感。不等春雷声声呼唤,笋芽便已在土里按捺不住。它们盘伏土层之下,一边悄悄养得笋身肥厚,一边攒足力气,顶开厚如棉袄的泥土,去迎接明朗的天地。

叔公婶婆平日总凑在一处,不等笋尖冒头长大,他们便像撒开的豆子一般,散进苍翠的竹林里,争先恐后去“夺笋”。吃鲜笋,妙就在一个“夺”字。一来,谁先挖到好笋,便是抢先触到了时节的脉搏;二来,老话说,竹笋在土三年,一朝

破土,一日数寸,拔节极快、长势迅猛。若是错过了时节,错过的便不只是一缕鲜香,更是一封来自春日的时令请柬。

老家的人们自然懂得,夺笋本就是一场挖笋人与鲜笋之间的竞速。大家都清楚,挖笋既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。只看见笋便挖、不伤及笋身,不过是外行人的基础;能看竹辨笋,顺着竹根脉络,把藏在土缝里的笋苞一一寻出、完整挖出,才是挖笋人真正的内家功夫。

鲜笋得来不易,更显其珍贵。早在《诗经》之中,古人便已吟咏笋之美味,一句“其蔌维何,维笋及蒲”,让笋的清香流转千年。历代文人墨客,也多对笋倾心不已,赞不绝口。初尝鲜笋的唐代诗人李商隐,曾写下“嫩蜂香苞初出林,于陵论价重如金”,极尽赞叹;平生“不可居无竹”的苏轼,亦以“西崑人家应最乐,煮芹烧笋饷春耕”,艳羡乡间能尽享鲜笋。

宋代美食家林洪,在《山家清供》中,便记下不少食笋趣事。一道“傍林鲜”,写的是在竹林之下,扫取竹叶就地煨笋,主打一口原汁原味,就地即食的鲜;一道“山海兜”,以鲜笋搭配鱼虾,将

山珍笋为鲜

□陈德进

山珍与海味相融,鲜上加鲜;一道“傅金煮玉”,一半鲜笋油煎,一半人粥同煮,油润与清鲜交织,满口都是春日的丰腴。

叔公婶婆手中的鲜笋,既可独成一盘主菜,也能荤素百搭。除了炒、煮、煨等家常做法,他们还常把鲜笋切薄片,与小母鸡一同慢炖,熬成鲜润清甜的汤品,消解春日的烦闷躁动;也会将笋切成细丝,裹进麦饼,做成滚圆鲜香的春卷,尝尽时节的鲜活丰盛。

更多时候,他们并不讲究繁复做法,只是随性将笋切成大小不一的块,同五花肉、切碎的咸菜脯一同焖煮,顷刻间便满室生香。笋香、肉香、咸菜的咸香交织在一起,勾起的,是岁岁随春日而生、绵长不散的乡愁。

从前,鲜笋多到吃不完,老家的人便会将鲜笋焯水煮熟,冷冻存放,随取随煮,让餐桌之上,一年四季都能盛放出一抹属于春笋的清新春色。

食事

(CFP图)

四季

(CFP图)

友人发给我几张梨花满枝盛放的照片,我一看便觉美不胜收,心里暗下决心: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抽时间去感受梨花烂漫绽放的景致,不能再像往年那样一拖再拖,最终错失赏花期。

于是,趁着周末休息,我约上闺蜜,赶紧奔赴一场赏花之约。一下车,那一树树梨花便让我惊艳不已。风拂过梨花,将积攒了一整个寒冬的温柔,尽数酿成漫天漫地的白色花瀑。

那株伫立在前庭中央的老梨树,历经岁月沉淀,枝干遒劲舒展,如一幅浑然天成的泼墨山水画,不事雕琢,自有风骨。千万朵梨花瓣层层叠叠满枝头,素白胜雪,清绝似云——是天边被春风揉碎的云絮,是人间不染尘埃的清霜。它们簌簌飘落,轻吻着微凉的青石板,也温柔地落在我们的肩头。

站在花下,我才真正读懂岑参笔下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盛景。那不是刻意雕琢的惊艳,而是触手可及、沁人心脾的浪漫。

梨花树下

□洪莉莉

我好奇地问友人,这梨树种了多少年。他说从他小时候就有了,算来至少有几十年。难怪这树长得如此苍劲茂盛。我又注意到,尽管梨花绽放得热烈奔放,花蕊周围却只有零星几只蜜蜂环绕。我不禁暗想,这梨花素净得纯粹,淡雅到极致,既不与群芳争奇斗艳,也不招蜂引蝶,只以一身素白,守着独属于自己的清欢与安然。

我身着米白针织衫,搭配墨色百褶长裙,素净的色调与梨花相融。风轻轻扬起,墨色裙裾便如涟漪般漾开,似一幅缓缓舒展的水墨画卷。闺蜜笑着脱下身上的红色大衣,不由分说披在我肩头,俏皮地喊:“摆个女王姿势,咱也气场全开!”

快门轻响,平日温婉的我,瞬间添了几分飒爽与大气。那抹热烈的红,在素白梨花的映衬下,明媚却不张扬,自成风骨。

虹自身更是潮范十足,红色大衣一披,往梨树下一站,潮酷的气质扑面而来,为这温婉的春日画卷添了几分灵动与率性。闺蜜雪原本绿衫黑裙搭配白色羽绒

服,略显臃肿,虹上前利落帮她褪去外套,将红大衣披在她身上,笑着说:“红绿碰撞,大俗即大雅。”

快门定格的一瞬间,是肆意绽放的欢喜,是毫无顾忌的明媚。

这件流转在我们之间的红色大衣,成了花海里最亮眼的点缀。我们交换着衣裳,交换着色彩,也交换着满心的欢喜。原来春天的美就不该被定义,不必拘泥于某一种花、某一种颜色,各有各的美。

我与闺蜜们,便在这素白的花影里,成了春日里最鲜活的色彩,像被春光打翻的调色盘,在梨树下站成了流动的风景。衣袂翩跹,光影交错,每一抹色彩,都与梨花的素白相映成趣,书写着独属于我们的春日欢歌。

远处青山朦胧,晕开淡淡的水墨轮廓,与老梨树的雪白相映成画。

春天只顾开花,不问方向。站在这素白的梨花树下,看着身边笑靥如花的挚友,望着这开得安然从容的繁花,心中忽然生出无限释然。

油纸遮雨的童年

□黄志专

平淡的日子添一点小小的波澜。下雨了,出门是一定要带雨具的,这是毋庸置疑的事,何须多此一举的交代?

还好,现在用雨伞,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大街小巷的商店里,各式各样的雨伞琳琅满目,花的、绿的、蓝的,透明的、不透明的,折叠的、折叠的,小巧的、宽大的,无论你喜欢什么样式,几乎都能找到。每当下雨的时候,校门口便会瞬间撑开一片五颜六色的伞花,层层叠叠,挨挨挤挤,异彩纷呈,远远望去,像一片缓缓移动的花海,热闹又好看。

这样的景象,放在今天,再平常不过,可若是放在四五十年前,却是想都不敢想的画面。

那时,我在乡下小学读书,哪里有什么像样的雨具。要说有,也不过是一小块

薄薄的、白色透明的“油纸”,方的或窄长的,有的带着破洞,大点的,能从头遮到身上;小点的,只能遮头顶。一旦遇上雨天,有“油纸”的孩子,便随手抓上一块,双手捏住边角,擎在头顶,快步往学校赶。没有“油纸”的,就戴一顶斗笠,无论新旧,勉强挡下头顶的雨丝,算是对这不作美的天空,做一点最简单的应付。

最让人难忘的,是放学时忽然下起大雨。一时没带雨具的,只能孤零零地站在校门口,眼巴巴等着家里人送雨具来接。望极天涯不见家,雨丝风片断人肠,要是家长一时不能来,要么顶着漫天风雨,一头扎进雨帘里,一路小跑冲回家;有时还会跑到路边田里,随手摘一片宽大的芋叶,或是一片厚实的荷叶,盖在头顶,一步并作两步往家赶。结果到了家里,多半是

一身雨水,湿漉漉的,活像一只落汤鸡。或许有过这般经历,那时老师布置作文,我们笔下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:放学时分,忽然大雨倾盆,我没带雨伞,独自在校门口等候。正望眼欲穿之际,老师来到我身边,撑伞送我回家。一路上,老师把伞尽往我这边偏,自己大半身子都被雨淋了……

而今,已入春分时节,仍是多雨时节。雨天的路上,见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雨具,却不见当年遮雨的“油纸”,更难见头顶曾经的芋叶或斗笠。它们早已淡出人们视野之外,成了“古董”,为人们茶余饭后滋生回忆的素材。

生活在变,那些曾经的匮乏与艰难,都化作如今安稳日子里最让人珍惜的底色,提醒着我,如今的寻常幸福,有多么来之不易。

回首

(CFP图)

天又落雨了,阳台外边的遮阳铁皮,被雨点敲打得滴滴答答,一声接着一声,轻柔绵密,恰似春雨时节最寻常的雨韵,不慌不忙,飘落在寻常人家的屋檐下,也落在我早已习惯的日常里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这般润物无声的雨意,最是勾人忆旧。

“要带把雨伞。”厨房里传来家人的声音,正忙着煮午饭,锅碗瓢盆的声响里,夹着一句朴实的叮嘱,温温软软,裹着烟火气。

“晓得的。”我走到门边,随口应了一声,“不用你操心,我自会安排。”

这样的对话,在多雨的时节,早已成了家常便饭。上学也好,放学也罢,走着走着,天就阴了,雨就落了,仿佛老天爷总爱开个小小的玩笑,时不时洒一阵雨,给



气象密码

今天是第66个世界气象日,今年主题为“测今日气象,护明日家园”。你可知,大自然里,藏着许多天气的小秘密——

●云看起来轻飘飘,一朵普通白云的重量,大约相当于几十头大象,只是它分散在广阔的空间里。

●天气预报里的气温,指的是离地1.5米高、通风阴凉处的温度,并非太阳直射下的温度。

●雷声其实是空气被闪电瞬间加热到30000℃,急剧膨胀、爆炸而发出的声音。

●下雨天跑步和走路,淋雨总量其实相差不多,甚至跑得越快,淋得越多。

●彩虹其实是圆形的,我们平时只看到半圆弧,是因为被地面遮挡住了。

●冬天的空气比夏天更干燥,静电也更多,这就是为什么冬天脱衣服更容易“噼里啪啦”带电。